

舊習，重感化，去凌虐，和衷共濟。南俄各民族間，確有此種氣象。此其二。南俄各地之人民生活水準，與莫斯科相差甚少。巴庫、什波路齊、巴統、哈爾科夫等各大工業城市中，工程技師之生活，益見富裕，工人住宅之興建，甚為積極。蘇聯內地人民生活之安定，於此可見。

讀曲續誌

隋樹森

一元劇每本折數

元人雜劇普通每本都是四折。臧晉叔「元曲選」所收的一百種雜劇中，只有紀君祥的「趙氏孤兒」是五折，其他都是四折。王實甫的「西廂記」第二本是五折，張時起的「賽花月秋千記」（已佚），錄鬼簿中註云「六折」；這都是很少見的。

是的，就以往所見的材料看來，元人雜劇每本四折，幾乎成為定例了。所以「元曲選」本「趙氏孤兒」是五折，而「元刊古今雜劇」本是四折，因此便有人認為此劇的第五折是「元曲選」編者所增添的（如青本正兒等）。但我覺得究竟那一種是原本，似難斷定。「元刊古今雜劇」時代為早；臧晉叔編「元曲選」又頗有刪改原作之處，這都可以承認的；但臧晉叔編「元曲選」，所收的雜劇每本都是四折，他未必就動筆在「趙氏孤兒」的第四折之外，增寫一個第五折，使讀者看出其間有顯明的差異來吧。「西廂記」第二本是五折，於是也有兩種使之符合四折一本的辦法：（一）明代以來，有人將「西廂記」第二本的「第一、第二兩折，併為一折」（二）把「西廂記」第二本第二折改標「楔子」。其實這兩種辦法，都露着很顯明的馬脚：（一）「西廂記」第二本（即崔鶯鶯夜聽琴）第一折仙呂宮，第二折正宮，第三折中呂宮，段落都很清楚的。第一、第二兩折，宮調不同，當然不能合

見。此其三。我儕所經各地方，各學術，生產機關，見其一般人士及負責人員皆和藹可親，且樂於道其建設之成績，其人民之好友誼甚長進，可以稱羨。此其四。至於蘇聯官場，對於考察蘇聯建設事業者，其歡迎之熱情，頗足遣人以深刻之印象也。

併，這道理已很明顯。此外青本正兒還有一個證明，他說，「明初的太和正音譜越調小絡絲娘引『王實甫西廂記第十七折』，即相當於今本之第十六折；今本國將第五、第六兩折（筆者案西廂記第一本四折，第五、第六兩折，即第二本第一、第二兩折也）合併，遂生此異。故以是可證今本之非。」（拙譯「元人雜劇鈔說」第九九頁）。這證據也十分充足。（二）通行本把第二折改為楔子，這大概改的人沒見過一本五折的雜劇，而第二折開頭是用的「正宮端正好」，他見楔子常用「端正好」，於是便把第二折改標楔子。一般人也不以為異，如王國維在「宋元戲曲史」中也說，「惟西廂記第二劇中之楔子，則用正宮端正好全套，與一折等，其實亦楔子也」（第十一章元劇之結構）。這種看法，完全錯誤的。這一折固然以「端正好」為始，但既為套數，便不會是楔子。楔子向來沒有用套數的，用套數而標楔子，這足證其為後人想要使之合於一本四折的例，而任意改標的。

從上面所說的「趙氏孤兒」有五折本，有四折本；「西廂記」第二本有五折本，有四折本，有四折加聯套的楔子本；可以看出一件事來：即一般人認為元劇不應該有五折一本的。有的人見到了五折本，便沒法改動，使之符合於一本四折的定例。

其實每本五折的元劇，雖然不大常見，卻也不能算是變例。新發現的「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」中，元人雜劇之為五折者，有關漢卿

121020

的「劉夫人慶賀五侯宴」，白仁甫的「董秀英花月東牆記」，劉唐卿的「降桑椹蔡順奉母」，無名氏的「二郎神醉射鎖魔鏡」（惟此本有問題，見王季烈校語）等四種。以往都以為一本雜劇不拘折數的寫，是後期的事，其實關漢卿「初為雜劇之始」（見太和正音譜），他的「五侯宴」便是一本五折的。白仁甫生於金大正三年，也是初期的作家，他的「東牆記」亦為五折。「西廂記」第二本和「趙氏孤兒」的作者，為什麼不可寫五折一本的雜劇呢？他們寫了五折一本的雜劇，後人又何必一定勉強把它改為四折？

復次，我們從「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」來看，有些雜劇根本就不標折數，也不標楔子的，如費唐臣的「蘇子瞻風雪貶黃州」，白仁甫的「董秀英花月東牆記」，鄭廷玉的「宋上皇御斷金鳳釵」，陳以仁的「雁門關存孝打虎」，秦簡夫的「陶母剪髮待賓」，以及無名氏的「鄭月蓮秋夜雲窗夢」，「關雲長千里獨行」等皆是。這當然是最初的形式。不過欲分每本雜劇的折數，也很容易。除去根據關目外，還有一個最客觀的標準，就是根據宮調的變換。涵芬樓重印的「孤本元明雜劇」，為整齊版式計，把原來不標折數的，也標明了。說到這裏，我們更可以增加一個理由，證明王實甫「西廂記」第二本為五折：即是「西廂記」第二本，原來也許根本就不會標出第一折第二折字樣，有如脈望館本「貶黃州」等劇的形式。把它分為四折，或將第二折改標楔子，那都是後來刻書的人增添的，這正如涵芬樓重印「孤本元明雜劇」，將原本不標折數楔子者，也標明了一樣。至其發生錯誤的原因，乃由於不曾見過五折一本的雜劇也。

一 元劇一折的曲數

吳梅「顧曲塵談」云：「北詞一套，須以一人獨唱。……故牌名之聯貫，總宜布置停勻，不致太多太少。否則少則謂之閃撇，多則謂之絮叨。一則唱不盡。座客不及細聽，而已畢曲矣；一則唱不動，所謂鐵喉銅舌，纔能蔽事也」（頁八一）。這是就聽者唱者兩方面來論

元劇每折曲數應如何使之停勻的。王國維「宋元戲曲史」云：「元雜劇……每折易一宮調，每調中之曲，必在十曲以上」（元雜劇之淵源章）。這是敘元劇每折曲數的原則的。

案元劇一折之曲，如孟漢卿「魔合羅」用曲至二十二支，王實甫「西廂記」（第十二折），馬致遠「青衫淚」，鮑吉甫「秦少游」等，用曲至二十支，這都可以算是較長者。元劇一折用曲至十折以上者自然很多，但卻不一定「必在十曲以上」；並且就是說「必在十曲左右」，也還有問題。

「元曲選」中所收的雜劇，大概每折用曲在十支以上者，頗為不少，而「脈望館孤本雜劇」中，每折的曲數，卻也有很少的。如「黃鶴樓」第三折，第四折，「翫江亭」第四折，「劉弘嫁婢」第四折，「五侯宴」第二折，「博望燒屯」第三折，「飛刀對箭」第四折，「襄陽會」第四折，皆只有五曲；「蔣神靈應」第四折，「智勇定齊」第四折，「十探子」第四折，「陳母教子」第四折，「鎖魔鏡」第五折，「伊尹耕莘」第四折，皆只有四曲。而「圜橋進履」第四折僅有三曲，其用曲數目，與楔子之用曲多者相等，即可以算是元劇一折中用曲最少的例子。唱者未免要受「閃撇」之譏了。

二 當今皇七

王國維「曲錄」卷二考定王實甫的生存年代，說：

「實甫所作麗春堂雜劇，譜金完顏某事，而劇末云：『早先聲把煙塵掃蕩，從今後四方，八荒，萬邦，齊仰賀當今皇上。』以頌壽金皇作結，則此劇之作，尚在金世。實甫亦由金入元者矣。」

王氏此說，信從者頗多。如吳梅的「顧曲塵談」，「元劇研究」A B C，鄭振鐸的「文學大綱」，賀昌華的「元曲概論」等亦皆據此推定實甫非完全為元代的人。案實甫在元劇作家中，屬「錄鬼簿」所謂「前輩已死名公才人」一流，時間是在初期，也許就是由金入元的；不過王氏的說法，卻不足為證。友人趙景深先生在他的「中國文學史

新編」中說：

「王國維讀麗春堂一劇末句斷定他是由金入元的，實甚可笑。此劇既演金事，劇中人祝金皇不云，『當今皇上』，難道可以稱作『從前的皇上』麼？以此孤證而斷定王爲由金入元之人，不但證據不充分，並且連劇中人應有的口吻，也不會弄清楚。」

趙先生的話，很有理由。其實麗春堂劇末之詞，連「孤證」也還談不上。案「張君瑞慶團圓」雜劇（即續西廂），劇末「清江引」云，「謝當今盛明唐聖主，勅賜爲夫婦。……」這是頌唐朝皇帝的，難道

論自傳及法顯行傳

近幾年來，一般人對於傳敘文學，開始感覺到興趣，不過因爲這個究竟祇是新開的園地，所以大家對於中國古代的傳敘文學，常常不易得到正確的估價。在學問底各個部門裏，正當開始注意的時候，這種估價不正確的現象，是一件尋常的事，傳敘文學當然不能例外。

傳敘文學在西方文學裏的大規模進展，祇是最近二三百年以內的事。撇開這二三百年不論，那麼中國傳敘文學底成就，和西方傳敘文學底成就比較起來，我們委實不感覺任何愧色。在傳人方面，我們有唐慧立彥宗底大唐三藏法師傳十卷，博大宏偉，爲同時所罕有。在自傳方面，我們有東晉法顯底法顯行傳，直抒胸臆，達到自傳底高境。在理論方面，我們有宋黃軾底朱子行狀書後及晦庵朱先生行狀成告家廟文兩篇，更奠定了傳敘文學底那種追求真相的理論。在傳敘文學方面，我們底前代對於世界，曾經有個偉大的貢獻；現代的責任，祇在把西方近二三百年來傳敘文學底進展，迎頭趕上。

在追趕人家的時候，我們應當隨時檢點自家底成就。我曾經作過一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，見文史雜誌第一卷第一期（三十年重

我們就可以據此而謂「此劇之作，尙在唐代」麼？又如「蔣神靈應」是譔晉謝玄破苻堅事，而劇末「折桂令」云，「今日箇拜金鑾遙望天朝，我這裏舞蹈揚塵，展脚舒腰。……願吾皇聖壽齊天，明聖似虞舜唐堯。」「裴度還帶」是譔唐裴度事，而末折詩云，「綵樓招婿成佳配，當今聖主重英賢。」元曲中這一類在劇末頌揚皇帝而稱「某代聖主」，「吾皇」，「當今聖主」者，其例實在多至不可枚舉。王氏之說，自是千慮一失，而從其說者，也未免疏於思索了。

朱東潤

慶出版），現在我想敘述中國傳敘文學中的自傳及法顯傳。

古代自傳通常稱爲自敘，有時寫作自序。敘是本文，序是假借字；說文，「敘，次弟也，」又「序，東西牆也。」正和「傳」字一樣，在最早的時候，敘也是一種經典的訓釋。易有序卦傳；詩有魯詩序，齊詩序，韓詩序，毛詩序。經序大抵祇言義理，但是有時也記事實：例如鄭風清人，毛詩序，「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，文公惡而欲逐之，不能，使高克將兵而禦敵於竟，陳其師旅，翱翔河上，久而不召，衆散而歸，高克奔陳；」又如秦風渭陽，毛詩序，「康公之母，晉獻公之女，文公還麗姬之難，未返而秦姬卒，穆公納文公，康公時爲太子，贈送文公於渭之陽。」到了西漢，敘底作用，漸漸離經而獨立，不着重義理而着重事實。最先見於記載者，是司馬相如自敘。

司馬相如自敘底原文，已經失傳了，但是蹤跡還可考證。隋書劉炫傳：「自爲贊曰，『通儒司馬相如，揚子雲、馬季卿、鄭康成等，皆自敘風微，傳芳來葉。』」劉知幾史通序傳：「蓋作者自敘，其流出於中古乎！案屈原離騷經，其首章上陳氏族，下列祖考，先述厥